



香炉山的雪

□黄海东

早些年，香炉山的雪，我是从摄影作品里看到的。其中两幅作品让人印象深刻，一幅叫《宁静入睡》，画中层层叠叠的群山被大雪覆盖，一片银装素裹，光影柔和中，莽莽群山一派祥和宁静；另一幅作品叫《雪压枝头山峦叠嶂》，一枝凌空的树干，被厚厚白雪包裹，凝冻枝头的雪花犹如绽开的一朵朵白色棉花，画中部是绵绵群山，白雪皑皑的阵势，很让人震撼。

想着有一天去香炉山看一场雪。然而，每到冬季，通往香炉山的公路都被冰雪封冻，车很难上到山上。近日，愿望终于实现了，因为香炉山有了高山客运索道。

大雪天里的大坝美得有些令人窒息。茫茫雪原，白静白亮地连成一片，无边无涯，静美如诗。坐进吊厢，跟着索道一路攀升。放眼望去，真可谓“俯瞰风云变幻，尽揽气象万千”。脚下一掠而过处，是一片片原始森林，高大挺拔的水青冈、九老二、桦树、落叶松都高高地举起一树树的白，远看像一树树耀眼的珊瑚，近看又像一树树盛开的梨花。

透过玻璃远眺，群山被大雪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目极处都是千山披雪、万木结银花的壮景。人在画中游，心在画中游，不知庭霞今朝落，疑是林花昨夜开。那远山近岭耀眼的白雪，温馨、洁净、明亮又生机无限。我想，那厚厚的积雪下，该藏有多少秘密？

突然，有人惊呼：“锦鸡！”在半山途中一片树林下，三五只羽毛艳丽的锦鸡正在林下的雪地里觅食。它们不惊不诧，慢悠悠地东游西逛。它们是莽莽林海的精灵，游走在银白逼人的雪地里，犹如照射在寒凉里的一束光。

不一会儿，几只麻灰色的野鸡也闯入视线。没行多远，有眼尖的，看到有麂子从林下一跃而过。随着手指的方向，一只麂子静静地呆立在崖边一棵大树下，四肢被大雪围住，只露着身子在外，机警地张望着脑袋。

走出索道站，踩踏在雪地上，好像行走在白色的绸缎上。皑皑白雪柔柔地将山上的林地、道路、观景台、停车场盖住，即使壁陡的悬崖，只要有一线歇脚的地方，都有落雪堆积。站在山崖边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条条银龙蜿蜒在绝壁上。雪遮盖了大山的峥嵘，更遮盖了山上的喧嚣。山上是寂静的，也是空濛的，天地一色，莽莽苍苍，白茫茫一片。

沿山脊边的游步道往山顶去，一草一木、一枝一叶都挂满了雪，似梨花初绽，似挂珠串串，又似绣球滚滚，更似玉雕杰作。一阵山风吹过，枝摇雪舞，晶莹耀眼。穿行在冰清玉洁的世界里，如进了琉璃世界，似到了仙山琼阁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又如走进了童话般的梦幻之境。

细看那些千年杜鹃、百年薊柏，每根枝杈上都堆积着厚厚的雪，就像开满了白色的花朵。再细看那些树枝，都被雪花紧紧粘裹着，似乎还带着丝丝毛刺，发着耀眼的光。那些枝杈上的雪软软的，绵绵的，好像能看穿每朵雪花之间的缝隙，让人有一种通透之感，平添一种爱惜之情。

悬挂在崖边的百年薊柏，被雪包裹着的虬枝似银蛇盘旋，似银鹰腾空，似猛虎下山，又似猿猴攀援。被大雪覆盖的株株千年杜鹃，纯净素雅，凌波动人，远看似碎银挂满树梢，近看疑是枝枝缀棉，朵朵如云。在粉妆玉砌的香炉山巅，它们顽强的生长态势，让人感动。

好不容易攀上山顶，山上的树都披上银装，天地浑然一体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。站在观景台上，遥望遍山雪景，极目处都是洁白的耀眼，宛如水晶一般的世界，莽莽群山看不见一丝瑕疵，双目也似乎变得更加澄明。

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”入眼便是一幅上好的画，又如一首静美的诗歌。一阵山风呼呼而来，又呼呼而去。望着随风而去的片片雪花，人世间的百转忧愁，似乎都随眼前这皑皑白雪飘然而逝。此时，人有了被醍醐灌顶后的清醒与旷达。心里释然了，脚步也变得轻盈了。

这就是香炉山的雪，精美成诗，婉约如歌。看她，她让我们梦想如画；想她，她让我们思绪阑珊；读她，她让我们情怀烂漫。

寻梦五灵与盐乡

□蒲灵娟

早听闻南部县五灵乡与盐乡群山环抱、风景秀丽，保留着红军当年生活过的遗址与独特的山寨风貌，于是，在冬日的清晨，我前往五灵乡岐山坝村。

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，虽是寒冬，山林却是青翠盎然，鲜红的柑橘挂满枝头。草丛中，金黄的野菊花像金色温暖的地毯铺展开来，野山雀飞上飞下，在枝头闹喳喳。顿时，眼清目明，仿佛被这连绵的绿洗净，被这金色的野菊花儿擦亮，疲惫的心，忘却了尘世的忧愁与烦恼。一杆杆修竹随风起舞，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土狗摇着尾巴，母鸡飞上树梢，朴素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。

到了岐山坝村，行走一片连着一片的柑橘园，鲜红的柑橘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，点亮青枝绿叶间，散发出浓浓的果香，四面的山峰呈现出恢弘俊逸的气质。在这辽阔的平地，一座座两层小楼或一间间青瓦屋，散落在树林与竹林中，尽显川东北乡村的静谧、清秀与妩媚。

走过柑橘园，是一个山坡，山坡上有一座小小的年代久远的庙宇。小庙木门紧闭，红色的对联贴在庙门上，庙里的香坛早没了香火，却有歌谣余音绕梁，淳朴的山民哼着歌谣，讲述那扣人心弦的故事。

红军来了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山民有了新生活。那段红色的记忆章节被川东北的微风徐徐吹开，有了丝丝暖意。

离开岐山坝村，去往盐乡，那里曾是徐向前与许世友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生活并战斗过的地方。透过车窗，看见山野处一座座墓碑，顿觉凛然。红军在这里进行过三次战役，可以想象当年的战斗多么惨烈，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倒在这块热土上。当时，南部县境内有一万多名青壮男子参加红军。

到了盐乡红军纪念馆，一棵古老的大树上挂着一个陈旧的大钟。当年，钟声响起，红军战士就开始军训、开会。走进青石板铺就的巷子，土墙上挂着红军战士穿戴过的斗笠、蓑衣、草鞋。一间间小屋里，木床、木桌、木凳已经斑驳不堪。

走出红军纪念馆，去往盐乡长坪山。当年，红军在陡峭的长坪山上修建了石城寨。

山连着山，一条弯弯的土路向上延伸，树木与竹子青翠欲滴，树下是盛开的野菊花，花香袭人。石头寨门不宽，是用石头垒做的，却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。驻足在石头寨门前，山下风光尽收眼底。当年，此山上驻扎着红军战士和28户人家；如今，只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住住在山顶的青瓦房里。

走进石头寨门，踏着一地野菊花，但见竹林掩映着一座青瓦房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青瓦房已破旧不堪，屋檐下筑起燕子窝。屋前青石板路上积起青苔，几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竹林里寻找小虫子。

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说，石头寨是与她的生命连在一起的。当年，她的亲人们参加了红军，长眠在这山上。她和丈夫在山顶修起青瓦房，陪伴着逝去的亲人们。

风吹起她满头白发，吹落屋顶上的几片青瓦。老婆婆爬上木梯，去填补新瓦。她的丈夫已经瘸腿了，无法爬木梯。老夫夫妻的孩子承包了山下的果园，几次要接他们下山养老，都被拒绝了。他俩已经与长坪山血脉相连。

山风吹散了夕阳，山石嶙峋，山峰耸立，群山无语。石头寨在寒冬的余晖中静默，雀鸟飞回树上的窝巢，斑驳的石头墙上是岁月留下的隽永痕迹。竹林、树林、青瓦房掩映在夜色中，打着星星的灯笼下山，山下的农家乐满是饭菜的香味儿。再回头望望，那璀璨的夜空，有一颗颗鲜红的小星星亮闪闪。

哦，红色的星子，朦胧了视野，洗涤了心灵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准确信息(不能错一个字、多一个字、少一个字)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 huaxifukan@qq.com

悬崖上的古镇

□胡佑志

若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想象有这么一个三面环水、背面靠山的古镇，会屹立在滔滔江水的河畔悬崖上。

从贵州赤水市驾车半小时，就到了丙安古镇。一抬头，一座高大雄伟的铁索桥横跨在赤水河上，醒目的“长征”二字在铁索桥的支架上显得庄严肃穆，熠熠生辉，桥的两侧红旗飘扬。大凡初到丙安的人，都会想到红一军团当年四渡赤水的英勇壮举。

走过铁索桥，距离河畔10多米的高度，一块块巨大的青色岩石矗立在眼前。石头呈不规则状排列，大的有20多米宽，最小的一块岩石也是10多米的宽度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在这大石头的上方，居然修筑起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木结构楼房。细看，发觉丙安人为充分利用空间，在岩石下筑起水泥桩，呈现独柱高楼、吊脚楼，蔚然壮观。站在下面仰望，神奇的巨石托起一座座楼房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依然稳如磐石，屹立在石头上。

岩石的缝隙处，有一两米的进出口。顺着青石板的台阶往上走去，便到了古镇的东华门。东华门是石拱形，并排能容三个人过去。街上，没有任何代步工具，有的只是来来往往的过路人，或许都是游客吧。

脚下是长条形的青石板，两边是错落有致的木排房，红漆的木门、木楼。一小女孩站在店铺前，望着过往的游人，一只小白狗，在小女孩身边摇头摆尾。我走进一店铺，挑选了豆腐干、辣椒面。这两样东西虽说哪儿都能买到，但丙安人说他们的东西实在，货真价实，不掺假，就做成了特色，仅仅是辣椒面，一年就能卖出两三吨。

街上没有喧闹，没有任何嘈杂声，仿佛来到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，古朴、宁静。走了大约300米，红一军团纪念馆让我驻足停留。陈列馆里有枪支、弹药、军服、纪念章、手摇电话机等，还有红军使用过的斗笠、蓑衣。看到这些陈列的物品，四渡赤水的壮举在脑海里历历在目。

走出纪念馆，天上飘起纷纷细雨，街道上三三两两的人撑起了油纸伞。雨点从楼顶的檐口滴落下来，溅起水花。我不由得放慢脚步，体会这雨中即景。远处的山，雨雾缭绕，一条公路蜿蜒在赤水河对岸，奔腾的车流，越过山间。古镇背靠的翠竹青山，经过雨水浸染，更显妩媚妖娆。升腾的雾气笼罩在半山腰，古镇似一座悬空的古堡，兀立在河畔的悬崖上，如蓬莱仙境。

转过几个小弯，走到了古镇的尽头。一条小青石板路依偎在河边，这便是当年的丙安纤夫道。虽然已经见不到纤夫的身影，但我能感受到纤夫拉船的艰辛。一条弯曲的纤夫道，循迹而去，码头依稀尚存。码头上堆砌的石块，纤夫拉船留下的“牛鼻子”“石墩子”处处皆是。有的石块还有小洞，大概是纤夫拉船停泊时以作拴绳之用。码头，已成过往。

如今，丙安被列为红色旅游胜地，古镇新桥车来车往，络绎不绝。古镇之旅，我邂逅了悬崖上的建筑，红军渡口，收获了当地美食和古镇雨景的“馈赠”，深感不虚此行。